

《伤痕》作者三十五年后再写

伤魂

卢新华
作品

当年那些恸哭的人
你们如今去了哪里……

当年那些奔涌的泪水
你们如今流向了哪里……



伤魂

卢新华
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伤魂 / 卢新华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6
ISBN 978-7-5399-5832-3

I. ①伤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6545号

书 名	伤魂
著 者	卢新华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特约编辑	李 丹 王丰林
文字校对	郭慧红
封面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3
字 数	137千字
版 次	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832-3
定 价	30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卢新华肖像画

[美] 油画大师曹勇 作

—— 伤魂 ——

先亂其神
再奪其魂
能不痛乎
能不傷哉

庚子年

民谚：

不是冤家不聚头……

自序

我这些年不断地认识了一些人，又不断地遗忘了一些人；不断地经历了一些事，又不断地忘却了一些事；不断地说过一些话，又不断地忘记了一些话；不断地生出过一些愤懑和惆怅、惊恐和疑虑，又不断地淡忘了这些愤懑和惆怅、惊恐和疑虑……有时，是因为事出无奈，不遗忘便无以疗伤和止痛；有时，却也像中了邪似的，倒成了那个不断地掰苞米同时又不断地——尽管是不经意——遗弃的“熊瞎子”了。而且，说不上是“记忆缺失”还是“兴趣缺失”，忽然对什么人、什么事都有些漫不经心起来，并渐次于“浑浑噩噩”、“得过且过”……所幸后来看到、听到同辈中如我之健忘者甚多，更有一些很受过伤害的人们，如今竟早已不觉其痛，甚至还常常“睁着眼睛说瞎话”，公然为肇事者“隐”……方才渐渐不以为意。

于是，转又想：人生，其实也就是不断地遗忘——先是遗忘童年的玩伴，

继之青年的好友，再后中年的挚交吧……

不过，再回过头想，“健忘”或者“遗忘”，也不是诸如我之辈的痼疾，可能还是时代的通病。君不见，多少苦难的历程，伤痛的记忆，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当时曾那样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，事后不还是被时代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轻描淡写地遮盖、消解、稀释和抹去，终于化为一缕缕的轻烟了……当然，肯定会有人不承认那些是“轻烟”的，甚而还会执着地企图用文字将这些“轻烟”固化，做成石刻，摆放到纪念馆或博物馆里去，供人们瞻仰、审视或反思。但我对此深表怀疑。因为纵观我们的过去，即便我们曾有过浩如烟海的诸如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史册耳提面命，也有过堆积如山的诸如“经史子集”这样的文献作为镜鉴，但这也仍然不能有效阻止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颠覆或者也是“过于自信”的时代，在直面一个又一个布满血腥的重大历史事件后，最终还是选择地加以“遗忘”……

因此，“遗忘”讲到底，其实还是人类的一种天性，或者，更是我们国民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要不然，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中就不会充斥着那样多的有关“遗忘”的成语和典故了。比如：数典忘祖、得鱼忘筌、得意忘形、物我两忘……而且，似乎生怕“遗忘”得不够彻底，先民们还借由神话故事处心积虑地开掘出一条叫作“忘川”的河，并在河上架了一座“奈何桥”，由一位名叫孟婆的老妇在桥头把守，给每个去往冥界的幽灵强行派发一碗“孟婆汤”。据说，只消喝下这碗“汤”，无论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、明星大腕、贩夫走卒，都会立刻将生前的所有善举或恶行“遗忘”得一干二净，灵魂重又变成一张白纸，可以清

清白白、开开心心地重新投胎做人……

于是，“忘却”似乎又还是人生（或人身）断断不可或缺的前提。

要不然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涌现出那样多的“孟婆婆”了。这是一群说不上是男是女，是狐是怪，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人们。她们（或者他们）有时看上去也是行走在人生舞台上的一些身不由己的木偶，常常受着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力量控制、驱使和支配，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纸质或非纸质的媒体，官方或非官方的宣传工具，给人们灌“迷魂汤”，帮助人们在夭亡之前即“提早忘却”，终于成了一群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而在这些腐尸之上，又滋生出无数飞虫一样的游魂，漫山遍野四处飘荡。睹魂思人，能不痛乎？能不伤哉？所以，我只能遗忘，只能让记忆合上双眼。

然而，话虽如此说，作为个体的生存经验而言，我还是得承认：人生什么都可以忘却，什么都容易忘却，但“冤家”却是断断难以忘却的。

即便“音信渐阙”，已经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的主儿，你也不知道哪一天，他（或她）还会从记忆的某个旮旯里冷不丁地“沉渣泛起”，或者“借尸还魂”般突然戳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目瞪口呆，惊愕不已……

—— SHANG HUN ——



我有一个在当兵时结下的“冤家”——龚合国。

说是冤家，当然是后来的事。其实相当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。这大概也应了民谚所说的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吧。

我们是在新兵连结识的。那时，我几乎是出黑板报的“专业户”，编排的版面新颖、活泼，图文并茂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，因此也备受排长、指导员的喜爱和青睐，加之军政训练各项成绩又很优异和出色，俨然成了新兵中的一根标杆。于是，常常就有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，有些甚至还会满怀钦佩与羡慕地对我说：“嗨，你小子肯定前途无量！”

至于龚合国最初和我亲近，是否也因为我“前途无量”，我至今仍不得而知。事实上，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对我的脑袋似乎“一见钟情”。

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，队列训练中途休息，我解了腰带，脱了军帽执在手中，找个僻静处，刚在地上垫张纸坐下，忽听身后有人惊叫道：“呀，你的脑袋好圆哪，像个西瓜似的！”

我吃了一吓，回头看去，见是一个长方脸，长一双丹凤眼，面皮黑里透红的新兵，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的脑袋。他那双黑而发亮的眼睛和有些微微上翘的浓浓的眉毛，让我蓦地联想到连环画上的红脸关公，再看过去，似乎还有黑脸张飞的丰神，心里顿时也有了好感。我就站起身，和他打过招呼，并互报了家门。

“我早就听说你了。你可是我们新兵连的大名人呢。”他说，两眼复又直直地盯视着我的脑袋，用一种少有的崇仰和赞叹的语气继续道，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圆圆的头，真的，就像个西瓜似的。知道吗？我们那里人对你这种头还有个顺口溜呢。”

“顺口溜？什么顺口溜？”我抑制不住好奇心。

“西瓜头，西瓜头，吃穿不用愁，行船在上游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听了，心里也有些美滋滋的。

我们就这样相识了，只要有空，就会黏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胡聊。

“我挺喜欢你这名字的——龚合国，听上去特响亮，特大气。”有一次晚点名过后，一起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对他这样说。

他就很自负也很得意地道：“你这话我特爱听！”

随后，他便对我如数家珍地述说起他名字的来历——

他10月1日凌晨出生，恰逢“共和国”生日。

母亲生他时，他的父亲，一个默默无闻、兢兢业业的乡村中学语文教师，一直坐在外间客厅里，就着“鬼火”一样的煤油灯光，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线装本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听到他的第一声啼哭，又听到接生婆大声嚷嚷着是个“带壶把儿”的，他的父亲才霍地从歪歪斜斜的方凳上跳起来，连叫三声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“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”他母亲提醒道。

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。今天又是个好日子，我看，就叫龚合国吧。”

然而，他的父亲万万没有料想到，因为这样一个名字，“文革”风暴席卷而来时，他竟首当其冲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“老实交代！你为什么要给你儿子起名‘龚合国’？是不是想复辟变天，把‘共和国’占为己有？！哼，就你那干瘦干瘦的样儿，还想做‘共和国’的老子，也不尿泡尿照照镜子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！……”不谙世事的学生们这样义愤填膺地声讨着，个别深谙世事的老师也这样异口同声地附和着。

他的父亲于是急忙分辩：“此‘龚合国’，非彼‘共和国’……”可话没说完，疾风暴雨般的拳头和巴掌早已落下来，打得他麻秆一样的身体东倒西歪，之后则是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：“打倒……打倒……”

他的父亲体质本来就弱，哪经得住这些阵势，身体很快就垮下来，先是肋骨被人用脚踹断了几根，稍稍深呼吸便觉得胸部疼痛难忍，继之则高烧不退，满嘴胡言乱语，最后竟奄奄一息了。他那时还小，就听母亲趁着父亲临

终前还清醒的当儿和他商量：“你看，是不是将娃儿的名字改了？”

他的父亲那时说话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，但还是勉力摇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不，不要！他们可以——打倒我，但他们以后，打不倒——咱们的儿子的。我倒想看看，啊，他们今后谁敢喊——打倒‘龚合国’！此‘龚合国’，非彼‘共和国’，此‘龚合国’——也就是彼——”由于激动，他大口喘起来，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来，又道，“……后悔呀，我真是后悔……没早些将我的名字改成——‘龚搀党’——我搀着党、扶着党走，还不行吗？那样，他们——还敢再扯着嗓子喊——打倒我吗？啊？！”仿佛为了加重语气，他还伸出枯瘦的手臂在胸前晃了晃。

后来，他也让龚合国站到床跟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断断续续地嘱咐道：“儿子，记住，你爹是为——你这个‘龚合国’——献身——不，捐躯的……我死得其所。龙尾村的朱瞎子算过，你这名字很——很吉利，很金贵的，是上——上签，将来还会名扬四海。这你还不懂，长大了就——会明白。记住，朱瞎子说过，你就是太黑了点，以后还会越来越黑，并且会黑里透红，只是千万——心别黑！你这名字，也没人能——打倒的，更没人敢——打倒，除非——你自己——打倒自己……”

“你的脑袋，配上我的名字，会咋样？”说完他名字的来历，龚合国忽然歪起头问我。

我便把这看成是好朋友间表达友谊和情感的一种特别的方式，尤其他那双关公式的丹凤眼，张飞式的微翘的眉毛也总让我联想到三国时刘、关、张“桃

园三结义”的故事……于是，我也就大言不惭地说：“那还用说，珠联璧合呗。”

这样，我与龚合国便越走越近了。

命运有时真有意思，好像有意眷顾我们似的，尔后竟将我俩分到了同一个连队，而且是同一个班——炮兵八师二十四团三营七连侦察班。



就像所有的至交或挚友一样，我和龚合国的相处和相知，也曾经历过一段很可以称得上是“情同手足”的“蜜月”时光：平时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训练；节假日，我们一起上街，一起到营房附近去给老百姓义务理发；私下里，我们还结成了坚固的同盟，共同对付一个我们背地里称之为“小毛胡子”的老兵，反抗他对我们新兵日甚一日的欺负和打压……

然而，我们之间的裂痕还是出现了。

事情起因于一次班务会：平时总是和我们嘻嘻哈哈的老班长，忽然十分诚恳，十二分认真地要我们刚分来的几个新兵给他提意见，还虚怀若谷地说：“班里现在就我一个党员，你们就算是帮党整风吧。”

我和龚合国曾经私下里议论过班长，觉得他挺有水平，军事训练也有